

聊斋故事选编

第六集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聊斋故事选编

第 六 集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聊斋故事选编

第六集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烟台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5印张 1插页 67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6,800

书号 R10099·1617 定价 0.32 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聊斋志异》是蒲松龄的著名短篇小说集。

蒲松龄（公元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年），字留仙，别号柳泉居士，山东淄川人。他生活在清代初期，十九岁考中秀才，以后再也没有考上去，只好当了三十年的教师，七十一岁成了贡生，七十六岁去世。

他平素喜欢搜集神仙鬼怪故事，听后就记录整理成篇，几十年的时间，写出四百多篇，完成了《聊斋志异》这部书。“聊斋”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字，“志异”是说记录奇特古怪的事情。

他较多接近群众，又一生不得意，满腔“孤愤”。因而，他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感受较深，对当时的不合理现象表示不满。他的文章多是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尽管写的是仙鬼狐魅，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投影。所以，《聊斋志异》的许多作品，既有值得重视的思想内容，又有想象丰富、构思奇特、情节曲折、境界瑰丽的艺术特色，成为人们喜爱的名

著。

为供小读者阅读，编选了这套《聊斋故事这编》。我们选取优秀篇章，保持原故事基本情节，力求传达原作精神，不拘泥于逐句今译，对不健康的段落、语句作了删节。

由于是个尝试，在选目、讲述等方面，欢迎读者提出意见，以便改进。

目 录

葛 巾.....	(1)
黄 英.....	(14)
晚 霞.....	(26)
白秋练.....	(36)
王 者.....	(47)
竹 青.....	(54)
香 玉.....	(63)
石清虚.....	(77)
曾友于.....	(83)
二 班.....	(94)
毛大福.....	(99)
鸱 鸟	(103)
王桂庵	(107)
公孙夏	(122)
粉 蝶	(129)

葛 巾

常大用，洛阳人，癖性喜好牡丹花。听说曹州府的牡丹在山东数第一，心里很是向往。正巧有别的事情要去办，就来到曹州，借了绅士家的一所花园居住下来。

这时候才是二月间，天气乍暖还寒，牡丹还没有花。常生天天在园子里踱过来走过去，注视着花芽，期望着早些儿开花。看着牡丹就吟诗，写了一百首怀想牡丹的短诗。这样，过了不久，看着牡丹结了花骨朵，心里很是高兴。可是，带来的盘缠钱快花光了，只好把衣服送去当铺当了钱来过日子，仍然整天在园子里徘徊、流连，怎么也舍不得离开这儿。

这天清晨，常生起个大早，又来到花园，只见有位女郎和位老婆子在那里。心里想，可能是大户人家的家眷，赶忙躲避开，返回住房。到了傍晚，常生又去花园，只见那两人又在那里。那两人见到他，就慢慢躲开走去。常生偷偷瞅了一眼，只见那女郎穿着高贵华丽，容貌漂亮极了。正在看得眼花缭乱，心里迷



迷怔怔时，转面一想：这必然是天上仙子，人世间那里会有这么美丽的女郎呢！急忙回身前去寻找，走了几步，猛然转过假山，正好和那老婆子打了个照面。那女郎正坐在石条上休息，见到常生赶忙站起，两个人对望着都吃了一惊。老婆子用身子挡住女郎，大声责问说：“狂生，你打算干什么！”常生连忙跪在地上，说：“娘子一定是神仙吧！”老婆子斥责说：“这样胡说八道，该当捆起来送到官府问罪！”常生一听这话，吓得浑身打战。那女郎却微笑着说：“咱们走吧！”便和老婆子转过假山，走了。

常生吓得连脚也抬不动了，一步一步挨，好歹回到书斋里来。心想，女郎回去告诉了父兄，他们准定来找我算账，挨骂受辱是免不掉了。躺在床上思虑着，后悔自己太冒失了。好在那女郎没有生气的样子，也许没当回事，不放在心上。这样，又是后悔，又是害怕，折腾了一宿，生起病来。挨靠到早晨七八点钟，幸而没有人来兴师问罪，心里才慢慢安帖下来。可是回想起那女郎的言谈话语，身材容貌，又从害怕转化成想念。思呵想呵，思来想去，这么过了三天，病情越来越重，人熬得瘦了，身上也没力气了，简直就要死了。

这天夜晚，仆人已经睡熟，常生还对着烛光在苦

苦思念着。忽然，门开了，那个老婆子进了房间，端着个杯子送过来，说：“俺家葛巾娘子，亲手调制了这毒药汤，你赶快喝下去吧！”听得这么一说，常生吓了一跳，想了一想，就说：“小生和娘子，从来就没有仇怨，怎么竟然要我去死呢？可是，既然是娘子亲手调制的毒药，我与其为相思而害病，不如喝了这毒药死掉！”于是，接过杯子，一仰脖子全喝了下去。老婆子见这情状，笑了笑，接过杯子，转身走了。

常生喝药时，觉得药气香甜清凉，不象是毒药。待了一会儿，觉得五脏六腑又宽舒又顺气，头脑也清爽起来，就酣睡过去。醒过来时，已是红彤彤的阳光照射满窗。试着爬起身来，觉得浑身没了病，心里更加相信那女郎是天上的仙女了。可是，又怎么才能见到她呢，只好在没有人的时候，揣度着她站立的地方，静坐的地方，虔诚地下拜，默默地祝祷：“可敬可爱的仙女呵，请允许我再见到你吧！”

一天，常生在园里漫步，忽然在树林深处，迎面遇见那位女郎。正巧没有别的人在，常生十分高兴，赶忙跪在地上叩拜。女郎快步走近，伸手搀扶。常生忽然闻到一股特异的香味从女郎身上散发出来，顺势握住女郎的手腕站立起来，觉得女郎的皮肤软滑细

赋。两人正要说什么，那老婆子忽然走了过来。女郎忙叫常生躲藏在石头后面，指着南边说：“到晚间，架上花梯度过墙来。那四面都是红窗的房子，就是我住的地方！”说过话，女郎匆匆忙忙走了。常生有些怅惘，象丢掉魂一样，也记不清女郎是怎么离开，怎么走的了。

到了夜间，常生移过花梯子来，登上南墙头，低头一看，墙下边已摆好一架梯子。心里高兴，顺着梯子走下来，果然看到那红窗子的房子。走近听了听，房里有棋子的敲打声，站住身，不敢再向前走，暂时只好过墙返回来。等了一阵，又度过墙来，听了听，下棋的声音仍然频频响着，悄声蹑脚走近窗子窥探，只见那位女郎和一位身穿素衣的美人对坐着下棋，老婆子坐在旁边，还有个丫环在侍候着。没法子，只好又越墙返回来。这么着，来来往往三次，时间已经过了半宿。常生伏在这边梯子上张望，只听得老婆子走出房来，说：“怎么有个梯子，是谁敢在这里的？”把那个丫环喊出来，两个人把梯子移走了。常生上了墙头，想下去却没了阶梯，又是恼恨，又是失望，只好返回书斋。

第二天晚上，又登上墙头，只见墙下已经摆好了梯子。正巧寂静无人，下了梯子，慢慢走到红窗房前，

进房一看，那女郎正在独自默默坐着，象是在思念什么。女郎忽见常生进来，心里一惊，急忙站起，侧着身躯，面目含羞。常生深深作了一揖，说：“小生自觉福气浅薄，和天上仙人没有缘分，哪里想到能有今晚上！”走上前去，拥抱女郎，觉得女郎腰身纤细，呼吸气息象兰花般香馨。女郎推开他说：“怎么竟然这个样子！”常生说：“好事磨难多，慢了怕鬼要妒忌我！”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得远处有人说话声。女郎着急地说：“玉版妹子来了！你暂且藏在床底下吧！”常生急忙趴到床下。

不多会儿，一位女子走进来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个战败的将军，还敢再争个胜负吗？我已经烧好了茶，特地来邀请你去下个通宵。”女郎推辞说：“我身子困倦，懒得再去。”玉版再三劝请，女郎就是坐着不动。玉版气得说：“这么恋恋不舍的，难道房里藏着个男子吗！”说完，强拉硬拽着，和女郎走出门去。

常生从床下爬出来，心里怨恨透了，就检搜枕头被褥，希冀得一件东西作纪念。可是，房里并没有梳妆打扮用的香粉荷包一类的物件，只在床头有只水晶石做的如意，上面还结系着紫色手帕，真是芳香、洁净、可爱。常生就把如意掖在怀里，翻过墙头，回到住房。整理自己衣衫时，闻得沾染的香味依然浓郁，

更加倾慕和怀念那天仙般的女郎了。然而，有了这次藏伏在床下的惊恐，害怕再去会受到惩罚，想来想去，不敢再往，只好珍藏着这只如意，盼望着女郎能够前来寻找、索要。

隔了一个晚上，那女郎果然来了。一见面就笑着说：“我原来以为你是个君子，还不知道是个小偷偷呢！”常生回答说：“确实是这样；所以偶而不当君子，只是期望能够称心如意呵！”随说着，常生就把女郎拥抱在怀里，只觉得女郎身体散发着热香，连喘气都是浓浓的芳香气味。就说：“我本来就认为你是仙女，如今更加知道不虚假了。承蒙你喜爱我，这是三生的缘分。可是我也担心，怕是仙女下嫁，好景不常，最后留给我的只是长久离别的思念和苦痛呵！”女郎笑着说：“你担心的太过分了。我不过是个钟情女子，为情爱动了心，所以爱上你。咱们相好的事情，要谨慎保密。就怕惹出是非口舌，编造黑白，你长不上翅膀，我也不能乘风飞去，那样，遭受灾祸而离散比好好地分手更凄惨呢！”常生认为女郎的话很有道理，但仍疑心她是仙女，就一定要问清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。女郎说：“既然以为我是仙人，仙人又何必留下姓名传流世间呢！”常生就问：“那老太婆是什么人呢？”女郎说：“那是桑姥姥。我小时候受她多

方照拂，所以待她和对丫头们不一样。”说完话，站起身来要走，说道：“我那里人多嘴杂，不能在这里多耽搁，有了空暇，自然会再来的。”临走时，索要如意，说：“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玉版妹子遗忘在那里的。”常生问：“玉版是谁？”女郎说：“是我叔辈妹子！”常生把如意还给她，女郎就走了。女郎走后，常生房里的衣服被褥全都沾染上奇特的香气。

从这，隔上三天两日，女郎就来一趟。常生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中，不再想回老家去了。可是，钱渐渐用光了，打算将马卖掉。女郎知道了这事，就说：“你为了我，花光了钱，典当了衣服，实在叫我过意不去！如今又要卖掉马，离家子多里路怎么回去呢！我有积蓄的点私房钱，可以用来帮你置办行装。”常生推辞说：“得到你诚挚的爱情，心里实在感激，无论怎样也无法报答你；再要贪心，花费你的钱财，还怎么做入呢！”女郎一走要给他钱，说：“就算是借给你用的吧！”就拉着常生的胳膊，来到一棵桑树下面，指着一块石头说：“转转它！”常生把石头移开。女郎又拔下头上的簪子，在地上扎刺了几十下，又说：

“扒土！”常生就扒起土来，一会儿就露出个瓮口。女郎伸进手去，一块一块地往外抓撮子，抓出近五十两。常生抱住女郎的胳膊，不让她再拿了。女郎不听

从，又抓出十几锭银子。常生硬是放回一半银子去，然后用土再掩盖起来。两人搬着银子回到房里，收藏妥当，准备置办行李。

有天晚上，女郎对常生说：“近日来有些流言蜚语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咱们不得不预先作些打算！”常生惊怕地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！我一向是个小心谨慎，不明人情世故的人，如今为了你，我自己也当不了自己的家了。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一切听你的，就是遭受刀砍斧劈的灾祸，也顾不得管它了！”女郎提出打算：两个人一起逃走，常生先回去，约定日子，在洛阳会面。

常生赶忙置办了行李，返回洛阳，打算先回到家里再去途中迎接女郎。可是，常生到了家，女郎的车子也正好到了门口。女郎上堂拜见了常生家里的人，东邻西舍也惊奇女郎的美貌，前来贺喜，可并不知道她是偷偷逃出来的。常生暗暗担心，女郎却是坦然无事，对常生说：“不用说相隔千里之地，巡察不了来；即便是知道了，我是大户人家女儿，家里人也拿我没法子办！”这样，两人平安居住下来。

常生的弟弟，名叫大器，已经十七岁了。女郎仔细端详了大器，说：“弟弟根底聪慧，将来比你还有出息！”大器原先订了亲，待到快要成亲的日期，那

女子却生急病死了。大器很是伤心。女郎对常生说：

“我那玉版妹子，你是看见过的。相貌很不差，年岁也相当，给大器做媳妇，可算是挺般配的一对儿。”

常生听后笑了，开玩笑说：“那就请你做大媒吧！”

女郎说：“必定要娶聘她来，也不是难办的事！”常生惊喜地问：“有什么好法子？”女郎说：“妹子和我最要好。只要安排两匹马、一辆轿车，派个老婆子打个来回就办了！”常生害怕这么一去，连女郎逃走的事情也暴露了，不敢依从她这个打算。女郎坚持说：

“没有关系！”就派了车，让桑老婆子随着去了。

桑老婆子他们走了几天，到了曹州。快到原来住的地方，桑老婆子下了车，嘱咐赶车人住下、等在路上，自己趁着黑夜进了宅院。过了好大时辰，桑老婆子同着玉版走来，登上轿车就出发了。到了夜晚就住宿在轿车里，天明五更再赶路。

在家里，女郎计算着去来的日子，让大器穿上礼服，前去迎接。大器迎出五十多里，就遇见轿车来了。大器陪伴着轿车，返回家里。家里也一切准备妥当，乐队奏乐，花烛拜堂，大器和玉版两人成了亲。自从这起，常氏兄弟都得了漂亮媳妇，日子也越来越富裕起来。

一天，有几十名强盗，突然闯进常家宅院。常生

得知有了变故，一家人都登上了阁楼，强盗进院，包围了阁楼。常生俯在阁楼窗口上，问道：“我和你们有仇吗？”强盗头目回话：“没有仇怨。只是有两件事情相求：一是听说两位夫人是世上最美的，请见上一面；一是我们五十八个人，每人请求赏给五百两银子！”强盗们在楼下堆积了柴草，威胁说如不答复要求就放火烧楼。常生只应允强盗们勒索银子的请求。强盗们不满足，就要点火烧楼。家人们都非常害怕。女郎就和玉版两人下楼，常生怎么劝阻也挡不住。女郎和玉版穿着华贵艳丽的服装，一步步走下楼，离地面只差三层台阶，站住。女郎对强盗们说：“我姊妹俩都是仙女，暂时游历人间，哪里害怕什么强盗！本想赏给你们一万两金子，只怕你们还不敢接受呢！”强盗们仰望这两位仙女，赶忙叩头拜谢，齐声叫喊“不敢”！两姊妹刚要返身上楼，一个强盗说：“别上当，这是欺骗咱们！”女郎一听，回转身子站住，说：“打算怎么样，赶快办吧，现在还不算晚！”强盗们互相对看，沉默着说不出一句话。两姊妹从从容容走上楼去。强盗们抬头望着，直到看不到了，才哄然一声，各自散去。

过了两年，两姊妹各自生了个男孩。这才开始透露说：“娘家姓魏，母亲被封为曹国夫人。”常生心